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六

宋洩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二十六

起太元十年盡太元十一年

烈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元太元十年

秦苻丕太安元年燕慕容垂二年後秦姚萇自崔二年西燕慕容沖更始元年西秦乞伏國仁建義元年

春正月秦王堅朝裴驥臣時長安饑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飼妻

子慕容沖即皇帝位於阿房

是為西燕

改元更始沖有自得之志賞

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

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驕汰已甚殆難濟乎

後秦王襲諸將攻新平自引兵襲安定擒秦安西將軍勃海  
公珍嶺北諸城悉降之 甲寅秦王堅與西燕主冲戰於仇班渠  
大破之乙卯戰於雀桑又破之甲子戰於白渠秦兵大敗西燕兵  
圍秦王堅殿中將軍鄧邁力戰卻之堅乃得免壬申冲遣尙書令  
高蓋夜襲長安入其南城左將軍賀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破之  
斬首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亥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  
與戰於成貳成貳蓋人姓名屬中大大破之斬首三萬 燕帶  
方太守王佐與朔方將軍平規共攻薊王永兵屢敗二月永使宋  
敞燒和龍及薊城宮室帥眾三萬奔盭關佐等入薊慕容農引兵  
會慕容麟於中山與其攻翟真麟農先帥數千騎至承營觀察形  
勢翟真望見陳兵而出諸將欲退農曰丁零非不勁勇而翟真懦

弱今簡精銳望眞所在而術之眞走眾必散矣乃邀門而蹙之可

盡殺也使驍騎將軍慕容國帥百餘騎衝之眞走其眾爭門自相

蹈藉而死者太半遂拔承營外郭 癸未秦王堅與西燕王沖戰

於城西大破之追奔至阿城

阿城卽阿房宮城

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恐爲

沖所掩引兵還 乙酉秦益州刺史王廣以蜀人江陽太守李丕

爲益州刺史守成都

沈約曰江陽郡劉璋分犍爲立

已丑廣帥所部奔還隴西依

其兄秦州刺史統蜀人隨之者三萬餘人 劉牢之至枋頭楊膺

姜讓謀泄長樂公丕收殺之牢之聞之盤桓不進 秦平原悼公

暉數爲西燕主沖所敗秦王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擁大眾與

白虜小兒戰而屢敗何用生爲三月暉憤恚自殺前禁將軍李羣

都水使者隴西彭和正恐長安不守召集西州人屯於韭園堅召

之不至 西燕主冲攻秦高陽愍公方於驪山殺之執秦尚書章  
鍾以其子謙爲馮翊太守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主邵安民等  
賓謙曰君雍州望族今乃從賊與之爲不忠不義何面目以行於  
世乎謙以告鍾鍾自殺謙來奔秦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與  
西燕主冲戰於驪山兵敗西燕將軍慕容永斬苟池俱石子奔鄴  
永廐弟運之孫石子難之弟也秦王堅遣領軍將軍楊定擊冲大  
破之虜鮮卑萬餘人而還悉阮之定宋奴之孫也 滎陽人鄭燧  
以郡來降 燕王垂攻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乃命撫軍大將軍  
麟屯信都樂浪王溫屯中山召驃騎大將軍農還鄴於是遠近聞  
之以燕爲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邑高邑本鄆縣漢光武創位於此改曰高邑屬常山晉志屬  
鄆遣從事中郎睦睦音遠遠音近出遊期不還長史張攀言於農曰遠

目下參佐

日下參佐言其近在目前也

敢欺罔不還請同軍討之農不應敕備

假板以蓮爲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凡舉補太

守三人長吏二十餘人退謂攀曰君所見殊誤當今豈可自相魚

肉俟吾北還遂等自當迎於道左君但觀之樂浪王溫在中山兵

力甚弱丁零四布分據諸城溫謂諸將曰以吾之眾攻則不足守

則有餘驃騎撫軍首尾連兵會須滅賊但應聚糧厲兵以俟時耳

於是撫舊招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郡縣壁壘爭送軍糧倉

庫充溢翟真夜襲中山溫擊破之自是不敢復至溫乃遣兵一萬

運糧以餉涇且營中山宮室

欲迎重都中山也

劉牢之攻燕黎陽太守劉

撫於孫就柵

孫就人姓名蓋立柵於黎陽界劉撫因屯焉

燕王垂留慕容農守鄴圍自

引兵救之秦長樂公不聞之出兵乘虛夜襲燕營農擊敗之劉牢

之與坐戰不勝退屯黎陽坐復還鄴 初呂光既破龜茲獲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固拒光乃飲以酖酒同閉密室逼以妻之光嘗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及是光以龜茲饒樂欲置居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足語也將軍但東歸中道自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饗將士議進止眾皆欲還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餘匹而還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坐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自新城北遁牢之不告秦長樂公丕卽引兵追之丕聞之發兵繼進庚申牢之追及坐於葦唐蒲坐曰晉秦瓦合相待爲疆一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

今兩軍相繼勢既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

五橋澤在臨濟縣北

爭燕輜重坐邀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牢之策馬跳五

丈澗會秦救至得免燕冠軍將軍宜都王鳳每戰奮不顧身前後大小二百五十七戰未嘗無功坐戒之曰今大業南濟汝當先自愛使爲車騎將軍德之副以抑其銳鄴中饑甚長樂公丕帥眾就晉穀於枋頭剽牢之入鄴城收集亡散兵復少振坐軍敗徵還燕秦相持經年幽冀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坐禁民養蠶以桑椹爲軍糧坐將北趣中山以驃騎大將軍農爲前驅前所假授吏眭邃等皆來迎候上下如初張攀乃服農之智略會稽王道子好專權復爲姦諂者所構扇與太保安有璜安欲避之會秦王堅來求救安乃請自將救之王戌出鎮廣陵之步



邱築壘曰新城而居之 蜀郡太守任權攻拔成都斬秦益州刺

史李不復取益州

秦取益州見一百三卷唐元年

新平糧竭矢盡外救不至

後秦王甚使人謂苻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難忠臣邪卿但帥

城中之人還長安吾正欲得此城耳輔以爲然帥民萬五千口出

城襲圍而吮之男女無遺獨馮傑子終得脫奔長安秦王堅追贈

輔等官爵皆諡曰節愍侯以終爲新平太守

翟真自承營徙屯

行唐

卽漢之南行唐縣也國常山郡

眞司馬鮮于乞殺眞及諸翟自立爲趙王營

人共殺乞立眞從弟成爲主其眾多降於燕

五月西燕主泚攻

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遂乘駟馬而遽墮落

泚中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卽踟躕澗側垂韉與堅不能及馬又

蹠而授焉堅援之得登岸泚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

千里無煙有堡壁三十餘推平遠將軍趙敖爲主相與結盟言難  
遣兵糧助堅多爲西燕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遠此誠忠  
臣之義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徒相隨入虎口何  
益汝曹宜爲國自愛畜糧厲兵以俟天時庶幾善不終否有時而  
泰也三輔之民爲冲所略者遣人密告堅請遣兵攻冲欲縱火爲  
內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然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而困於  
烏合之虜豈非天平孫徒使諸卿坐致夷滅吾不忍也其人固請  
同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爲國若天有靈單誠或冀一濟後無遺恨  
矣乃遣七百騎赴之冲營縱火者反爲風火所燒其得免者什一  
二堅深痛之身爲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  
勿爲妖形歔歔流涕悲不自勝眾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

有死無移衛將軍楊定與沖戰於城西爲沖所擒定秦之驍將也  
堅大懼以識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爾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  
天其或者欲導予出外汝善守城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  
糧以給汝遂帥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二女寶錦出奔五  
將山

新唐書地理志京兆府長安縣有武將山水經注扶風杜  
鄠縣有五將山又按唐杜佑國朝府岐山縣有五將山

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堅過與非園李辯奔燕彭和正慙自殺

閏月以廣州刺史羅友爲益州刺史鎮成都友少好學不持節檢  
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擲士庶爲荆州從事時桓溫有集而不召友  
友託事求見進坐良久辭出溫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  
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  
須駐了無慚色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

誕肆非治民才不許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集僚佐爲別友至尤  
晚問之友答曰昨奉教旨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押掄云  
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慚回還以  
解不覺成流緩之罪溫頗愧焉乃以爲襄陽太守爲政舉宏綱不  
事小察甚爲吏民所安及遷廣益二州刺史治亦如之 庚戌燕  
王垂至常王圍翟成於行唐命帶方太守王佐鎮龍城 六月高  
句麗寇燕遼東燕平北將軍慕容佐遣司馬郝景將兵救之爲高  
句麗所敗高句麗遂陷遼東元菟 秦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  
千騎與母妻宗室西奔下辨白官逃散司隸校尉權翼等數百人  
奔後秦西燕主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 秋七月  
旱饑井皆竭 後秦王苻自故縣如新平

漢安定郡有安定縣  
後漢皆省或曰故縣

秦王堅至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之秦兵皆  
散走獨侍御十數人在側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  
而忠至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太子宏至下辨南秦州刺史楊  
璧拒之璧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棄其夫從宏宏奔武都投氏豪  
強熙假道來奔詔處之江州 秦長樂公丕帥眾三萬自枋頭將  
歸鄴城龍驤將軍檀元擊之檀元晉將也戰於谷口谷口在枋頭西元兵敗不  
復入鄴城 燕建節將軍餘皃叛自武邑北趣幽州燕王垂馳使  
救幽州將平規曰固守勿戰俟吾破丁零自討之規遽命出戰爲  
皃所敗皃入薊掠千餘戶而去遂據令支癸酉翟威長史鮮于得  
斬成出降垂屠行唐盡坑成眾 太保安有疾求還詔許之八月  
安至建康 甲午大赦 丁酉建昌文靖公謝安薨詔加殊禮如

大司馬溫故事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  
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沈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  
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娓娓爲來  
逼人王導亦深器之與王羲之許詢沙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  
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吏部尙書范汪舉安爲吏部郎安以  
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蔡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  
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  
泛海風起浪涌諸人竝懼便唱使還安神情方王吟嘯自若舟人  
以安貌閒意怡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譙動不坐安徐  
曰如此將無歸舟人承言卽迴眾咸服其雅量性好音樂自弟萬  
喪十年不聽絲竹及登台輔期喪不廢樂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

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臨以此譏焉常疑剽牢之不可獨任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泛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獨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乃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嘗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者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先是安陸石頭而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眾亦怪之尋薨年六十八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縣而歸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而捉之京師士庶

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島疾故其音濁名流愛  
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其鼻以數之及至新城築塋於城北後人  
追思之名爲召伯塋太山羊曇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  
不由西州路營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  
州門雲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  
歸山邱慟哭而去庚子以司徒瑯琊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  
都督中外諸軍事以尚書令謝石爲衛將軍 後秦王苻使求傳  
國璽於秦王堅曰苻次應歷數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敢  
逼天子五胡次序無汝羌名

胡羯鮮卑氏羌五胡之次  
序也無汝羌名謂璽文耳

璽已送晉

不可得也苻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爲禪代堅曰禪代聖賢之

事姚萇叛賊何得爲之堅與緯語問緯在朕朝何官緯曰尚書令



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

以平生遇莫有恩尤忿之數罵莫求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

辱吾兒乃先殺寶錦辛丑莫遣人緝堅於新平佛寺年四十八張夫人

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皆爲之哀慟莫欲隱其名諡堅曰壯

烈天王附錄堅既死寺主麻沙蘭當焚堅曰可爲我作宮既而寺左右民家死疫相繼坐者常見堅怒曰不爲我作宮將盡

殺新平民因共改新平寺爲村家廟遂無復災每年正月二日民歲祠以太牢

臣光曰論者皆以爲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

獨以爲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堅治

國無失其道則坐葆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爲亂哉堅之所以亡

由驕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

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

主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秦長樂公丕在鄴將西赴長安幽州刺史王永在壺關遣使招丕  
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州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  
王騰迎之入晉陽永自壺關帥騎一萬來會丕始知長安不守秦  
王堅已死乃發喪卽皇帝位追諡堅曰宣昭皇帝廟號世祖大赦  
改元大安字永叔堅之庶長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  
與之嘗將略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於苻融 燕王  
垂以晉王和爲南中郎將鎮鄴遣慕容農出嶠嶠塞歷凡城趣龍  
城會兵討餘嚴慕容麟慕容隆自信都徇勃海清河麟擊勃海太  
守封懿執之因屯堅口

水經注清河自廣川東北流逕歷縣故城  
南前漢信都國之屬縣也應劭曰廣川縣  
西北三十里有歷城亭故縣也今

懿放之子也

封放見九十九卷  
穆帝永和七年

鮮卑劉頭眷擊破賀蘭部於善無

善無縣前漢屬陽門郡後漢屬定襄郡漢末日棄之荒外

又破柔然於意親山

意親山蓋即意辛山觀辛語相近後魏書帝紀道武登國五年四月辛意辛山與賀蘭討

賀蘭乾突鄰乾突諸部大破之六月頭眷子羅辰言於頭眷曰比

來行兵所向無敵然心腹之疾願早圖之頭眷曰誰也羅辰曰從

兄顯忍人也必將為亂頭眷不聽顯庫仁之子也頃之顯果殺頭

眷自立又將殺拓跋珪

珪依劉庫仁見一百四卷大元元年

顯弟亢遲妻珪之姑也

以告珪母賀氏顯謀主梁六眷代王什翼犍之甥也亦使其部人

穆崇奚牧密告珪六眷因謂崇曰顯若知之問汝者丈夫當死節

雖刀劍剗剗勿洩也因以其愛妻駿馬付崇曰事泄當以此自

明賀氏夜飲顯酒令醉使珪陰與舊臣長孫健元他羅結輕騎亡

去向晨賀氏故驚殿中羣馬使顯起視之賀氏哭曰吾子適在此

今皆不見汝等誰殺之耶顯以故不急追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  
賀訥訥驚喜曰復國之後當念老臣珪笑曰誠如舅言不敢忘也

顯疑梁六眷泄其謀將囚之穆崇宣言曰六眷不顧恩義助顯爲  
逆我掠得其妻馬足以解忿顯乃捨之賀氏從弟外朝大人賀悅

聚所部以奉珪

賀悅爲什翼統時爲外朝大人

顯怒將殺賀氏賀氏奔亢泥家匿

神車中三日

北人無室屋逐水草置神於車中而候事之民謂之神車

亢泥舉家爲之請乃得

免故南部大人長孫嵩帥所部七百餘家叛顯奔五原

嵩依劉氏亦見一百

四卷太元元年五原

時拓跋寔君之子渥亦聚眾自立嵩欲從之

烏渥謂嵩曰逆父之子不足從也

寔君欲什翼健見太元元年

不如歸珪嵩從

之久之劉顯所部有亂故中部大人庾和辰奉賀氏奔珪賀訥弟  
染干以珪得眾心忌之使其黨侯引乙突殺珪代人尉古真知之

以告珪侯引乙突不敢發染干疑古眞泄其謀執而訊之以兩車  
輪夾其頭傷一目不伏乃免之染干遂舉兵圍珪賀氏出謂染干  
曰汝等欲於何置我而殺吾子乎染干慙而去 九月秦主丕以  
張蚝爲侍中司空王永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尙  
書令王騰爲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苻冲爲尙書左僕射封西平  
王又以左長史楊輔爲右僕射右長史王亮爲護軍將軍立妃楊  
氏爲皇后子甯爲皇太子壽爲長樂王鐸爲平原王懿爲勃海王  
昶爲濟北王 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 班志燉煌郡廣至縣昆侖  
庫宜禾都尉治晉分爲宜禾縣屬晉昌郡到隋曰瓜州常樂縣廣至縣號分廣至爲宜禾縣李固於此置涼興郡隋廢置常樂鎮武德五年改鎮爲縣秦  
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 李延壽曰  
高昌者車  
師前王之故地昔漢武帝遣兵西討旆旅頓弊甘中尤困者住焉  
地勢高敞入度昌盛因名高昌其地有漢時高昌星晉爲高昌郡

後因以呂光新破西域兵疆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河西地

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

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高梧谷口當在嘉昌西界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

以爲遠伊吾關亦可拒也伊吾縣晉屬焉耆郡有伊吾關若度此二阨雖有子

房之策無所施矣熙弗聽美水令健爲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亂

京師存亡不可知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憂之

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略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

易當也將軍世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

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莫若奉爲盟主以收眾望推忠義

以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毛興時刺河州

西連王統楊璧王統時刺秦州楊璧時刺南秦州合四州之眾掃兇逆甯帝室此

桓文之舉也熙又弗聽殺洛於西海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  
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  
其上下離心速進以取之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至玉  
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以子盾爲鷹揚將軍與振威將軍南安  
姚皓別駕衛翰帥眾五萬拒光於酒泉燉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  
李純以郡降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志而還歸國之眾遣  
彭晃杜進姜飛爲前鋒與盾戰於安彌安彌縣自漢以來屬酒泉郡大破擒之  
於是四山胡夷皆附於光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光入  
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表杜進爲武威太守其餘將佐各受職位涼  
州郡縣皆降於光獨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索泮晉志曰漢分  
張掖之曰勒  
剛丹等縣置西  
郡其地當嶺要

城守不下光攻而執之讓泮曰吾受詔平西域而

梁熙絕我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爲附之泮曰將軍受詔平西  
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但苦力不足不能報  
君父之讎耳豈何如逆氏彭濟之所爲乎主誠臣死固其常也光  
殺泮及皓主簿尉祐姦佞傾險尉姓與彭濟俱執梁熙光寵信之  
祐譖殺名士姚皓等十餘人涼州人山是不悅光以祐爲金城太  
守祐至允吾襲據其城以叛姜飛擊破之祐奔據興城以載記參  
考水經興

城當在允吾之  
西白土之東

乞伏國仁聞秦王堅爲後秦王苻所殺謂其豪

帥曰苻氏以高世之資而困於烏合之眾豈非天平夫守常迷運  
先達恥之見幾而作並豪之舉乃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領秦  
河二州牧改元建義以乙旌童渥爲左相屋引出支爲右相獨孤  
匹蹄爲左輔武羣勇士爲右輔弟乾歸爲上將軍分其地置武城



等十二郡載記曰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築勇士城而

都之水經注苑川水出勇士縣之子城南山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也有東西二苑城其城相去七里西城即乞以所部

秦尙書令魏昌公纂自關中奔首陽秦主丕拜纂太尉封東海

王冬十月西燕主冲遣尙書令高蓋帥眾五萬伐後秦戰於新

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初蓋以楊定爲子及蓋敗定亡奔隴右復

收集其舊眾苻定苻紹苻謨苻亮聞秦主丕卽位皆自河北遣

使謝罪中山太守王充本新平氏也固守博陵爲秦拒燕十一月

丕以充爲平州刺史定爲冀州牧紹爲冀州都督謨爲幽州牧亮

爲幽平二州都督竝進爵郡公左將軍竊衝據茲川茲川卽瀾川也瀾水古曰

滋水秦穆公之甥也更滋水曰瀾有眾數萬與秦州刺史王統河

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楊定皆自

隴右遣使邀不其擊後秦不以定爲雍州牧衝爲梁州牧加統銀

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壁征南大將軍竝開府儀同三司加廣

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楊定尋徙治歷城置儲蓄於百頃

百頃自楊茂愬

以來保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遣使來稱藩詔因其所號假之其

後又取天水略陽之地自稱秦州刺史隴西王 釋纂人蔡匡據

城以叛燕

釋纂縣自漢以來屬清河郡至隋廢入德州安樂縣

燕慕容麟慕容隆共攻之秦

山太守任泰潛師救匡至匡壘南八里燕人乃覺之諸將以匡未

下而外敵奄至其患之隆曰匡恃外救故不時下今計秦之兵不

過數千人及其未合擊之秦敗匡自降矣乃釋匡擊秦大破之斬

首千餘級匡遂降燕王絕殺之且屠其壘 慕容農至龍城休士

馬十餘日諸將皆曰殿下之來取道甚速今至此久留不進何也

農曰吾來速者恐餘廢過山鈔盜侵擾良民耳

此山謂白狼山

嚴才不踰

人誑誘飢兒烏集爲羣非有綱紀吾已扼其喉久將離散無能爲也今此田善熟未收而行徒自耗損當俟收畢往則梟之亦不出旬日耳頃之農將步騎三萬至令支嚴眾震駭稍稍踰城歸農嚴計窮出降農斬之進擊高句麗復遼東元菟二郡還至龍城上疏請繕修陵廟燕王坐以農爲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諸軍事幽州牧鎮龍城徙平州刺史帶方太守王佐鎮平郭農於是創立法制事從寬簡清刑獄省賦役勸課農桑居民富贍四方流民前後至者數萬口先是幽冀流民多入高句麗農以驃騎司馬范陽龐淵爲遼東太守招撫之慕容麟攻王克於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而出聚眾以應麟克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

是卿若卿起兵應賊自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  
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切之功  
則可矣甯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  
卿者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兗及苻鑑殺之存疑秦建元二十年三月固安侯苻鑒守  
中山七月慕容靖克中山執鑒此又云麟拔博陵殺鑒雖據燕秦  
春秋書之然必有誤又按前所執者苻鑒今所殺者苻鑑不知是  
一人昌黎太守宋敞帥烏桓索頭之眾救竟不及而還秦主不以  
敞爲平州刺史 燕王堅北如中山謂眾將曰樂浪王招流離賈  
倉廩外給軍糧內營宮室雖蕭何之功何以加之丙申堅始定都  
中山杜佑曰後燕都中山今博陵郡唐昌縣 秦苻定據信都以拒燕燕王堅以從  
弟北地王精爲冀州刺史將兵攻之 拓跋珪從曾祖紇羅與其  
弟建及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爲主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孝武太元十年十一月

太元十一年

魏拓跋珪登國元年秦苻登太初元年燕慕容垂建興元年後秦姚萇建初元年西燕慕容永中興

元年西秦乞伏國仁建義二年涼呂光太安元年

春正月戊申拓跋珪大會於牛川自武周塞

西出至牛川牛川以北皆大漠也據魏紀竊謂之來寇也珪乞師於燕自弩山至牛川屯于延水南出代谷以會燕師又據水經注

于延水出長川城南則長川即牛川也班志于延水出代谷且如塞外則牛川亦當在且如塞外也又明元帝大獵于牛川登釜山

括地志釜山在鎮州懷戎縣北三里即代土位改元登國以長孫嵩為南部大人叔

孫普洛為北部大人分治其眾

魏書曰魏初自北荒南遷置四部大人坐王庭決斷訟以言語約束

刻契記事無圖圖考訊之以上谷張袞為左長史許謙為右司馬

廣寧王建代人和跋叔孫建庾岳為外朝大人

魏書官氏志拓跋

乙旃氏後

奚牧為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軍國謀議長孫道生賀

毗等侍從左右出納教命王建娶代王什翼犍之女岳和辰之弟

道生嵩之從子也

燕王璽即皇帝位

後秦王長如安定

南

安秘宣帥羌胡五萬餘人攻乞伏國仁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  
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  
而息寇也於是將兵五千逆擊大破之立奔還南安 鮮于乞之

殺翟真也翟遼奔黎陽黎陽太守滕恬之甚愛信之恬之喜收獵

不愛士卒意潛施盜惠以收眾心恬之南攻鹿鳴城

黎陽在河北鹿鳴城在河

南郡道元曰案竹書紀年康惠成王十三年取鄆鹿即是城也今城內有亭向謂之鹿鳴臺又謂之鹿鳴城 遼於後閉

門拒之恬之東奔鄆城遼追執之遂據黎陽豫州刺史朱序遣將

軍秦膺靈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 秦益州牧王廣自隴右引兵

攻河州牧毛興於枹罕

補註毛興者前秦苻氏之臣也

興遣建節將軍衛平帥其

宗人一千七百人襲廣大破之二月秦州牧王統遣兵助廣攻興

興嬰城自守

燕大赦改元建興遣公卿尚書百官耕宗廟社稷

西燕主冲樂在長安且畏燕主垂之彊不敢東歸課農築室爲久安之計鮮卑咸怨之左將軍韓延因眾心不悅攻冲殺之立冲將段隨爲燕王改元昌平初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

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河西依禿髮思復健思復健送之魏安

五代志武威郡昌松縣後魏置昌松郡後周廢郡以捐次縣入焉又有後魏魏安郡後亦廢載記言備極等迎大豫於捐次則魏安蓋後魏所置郡曹書成於唐唐史臣以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

後魏郡名書之耳○捐官且次音悉

聚兵數千人迎大豫爲主攻呂光昌松郡拔之執太守王世強光使輔國將軍杜進擊之進兵敗大豫進逼姑臧王穆諫曰光糧鹽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礪兵積粟然後東向與之爭不及暮年光可取也大豫不從自號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元鳳皇以王穆爲長史傳檄郡縣使穆說諭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

隰祁連都尉嚴純皆起兵應之

建康郡張駿置屬涼州新唐書地理志甘肅張掖縣西北百九十里

有祁連山北有建康軍蓋張氏置郡也晉書地理志有張三萬永興中張作謂張陽熙以守牧地張元觀改為祁連郡

係燎楊塢楊塢在姑臧城西

代王珪徙居定襄之盛樂

按盛樂前漢書作北樂居定襄

後漢書作盛樂陽雲中縣定襄之盛樂即雲中之盛樂也然魏書市宗什與統立三年移都於雲中之盛樂明年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則已非後漢之盛樂城疑定襄之盛樂乃前漢之盛樂城也蓋建武之初匈奴侵寇塞下之民悉內徙其後南單于內附北單于勢屈復歸內徙之民於塞下郡縣城郭掃地更爲必有非其故處者或宋自歸西典唐振武軍鎮定襄郡之盛樂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在唐朔州北三百餘里後魏孝文遷洛之後於定襄故城置朔州鎮盛樂廣牧二郡唐初平突厥置雲中都督府於盛樂貞觀八年移雲州雲中郡及定襄縣於今雲州而雲中都督府後又改置于羅護府又改安北都護府由是雲中定襄地名混亂不務農息民國人悅之

三月大赦泰山

太守張願以郡叛降翟遼初謝元欲使朱序屯梁國元自屯彭城以北因河上西援洛陽朝議以征役既久欲令元置戍而還會翟



遼張願繼叛北方騷動元謝罪乞解職詔慰諭令還鎮淮陰初元  
鎮京口以陳郡殷仲堪爲長史仲堪致書於元曰胡亡之後中原  
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  
和理非王澤廣潤愛有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既慨然經略將以  
救其塗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歎息願節下宏之以道德隱心以  
及物使足踐晉境者必無懷感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潤實  
所期于明德也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樵饑人壯者欲以救子少  
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繫生  
離死絕求之于情可傷之甚夫飛鵠惡鳥也食桑椹猶懷好音雖  
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戚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疆  
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愛

黃河之不濟函谷之不開哉元深然之

燕主塋追尊母蘭氏爲

文昭皇后欲遷文明段后以蘭氏配享太祖

段氏燕王欽之元妃蘭氏號之側室也

詔百官議之皆以爲當然博士劉詳輩謚以爲堯母爲帝譽妃位

第三不以貴陵姜嫄

帝王紀曰帝嘗有四妃元妃有邵氏女曰姜嫄生后履次妃有姚氏女曰簡生周文妃

陳豐氏女曰慶都生放助次妃甄氏女曰常義生孽

明聖之道以至公爲先文昭后宜立

別廟塋怒通之詳謚曰上所欲爲無問於臣臣案經奉禮不敢有

貳塋乃不復問諸儒卒遷段后以蘭后代之又以景昭可足渾后

傾覆社稷追廢之尊烈祖昭儀段氏爲景德皇后配享烈祖

可足渾氏

燕主僞之元妃也段氏僞之側室也

崔鴻曰齊桓公命諸侯無以妾爲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代

之況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旣沒得以妾

母為小君也

春秋公羊傳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隱長又賢諸大夫拔隱而立之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

以不宜立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左氏傳曰惠公元妃

孟子孟子卒繼室以嬖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為魯夫人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至於享祀宗

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公也

魯莊公夫人姜氏戚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姜氏通于其仲弑

閔公而欲立其仲不克遂孫于邾齊桓公殺之僖公既立請其喪以夫人之禮葬之君父之所為臣子必

習而效之猶形聲之於影響也寶之通殺其母

事見後一百八

年由坐為之漸也堯舜之讓猶為子噲之禍况違禮而縱私者

乎昔文姜得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

傳桓公之夫人曰文姜通於齊襄公桓公請之夫人

以告襄公遂殺桓公至莊公二十一年春秋書夫人姜氏薨二十二年書葬我小君文姜是之不之廢也

可足渾氏

雖有罪於前朝然小君之禮成矣坐以私憾廢之又立兄妾之

無子者皆非禮也

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其族人奴真帥所部請降於代奴真有兄  
韃先居賀蘭部奴真言於代王珪請召韃而以所部讓之珪許之  
韃既領部遣弟去斤遺賀訥金馬賀染干謂去斤曰我待汝兄弟  
厚汝今領部宜來從我去斤許之奴真怒曰我祖父以來世爲代  
忠臣故我以部讓汝等欲爲義也今汝等無狀乃謀叛國義於何  
在遂殺韃及去斤染干聞之引兵攻奴真奴真奔代珪遣使責染  
干染干乃止西燕僕射慕容恆尙書慕容永襲段隨殺之立宣  
都王子顥爲燕王顥蓋燕宣都王恆之子改元建明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  
口去長安而東恆弟護軍將軍顥誘顥殺之於臨晉恆怒捨顥去  
永與武衛將軍刁雲帥眾攻顥顥敗奔恆營恆立西燕主冲之子  
瑤爲帝改元建平諡冲曰威皇帝眾皆去瑤奔永永執瑤殺之立

慕容泓子忠爲帝改元建武忠以永爲太尉守尙書令封河東公  
永持法寬平鮮卑安之至聞喜聞燕主瑗已稱尊號不敢進築燕  
熙城而居之鮮卑既東長安空虛前秦陽太守高陵趙毅等招  
杏城盧水胡郝奴帥戶四千入於長安渭北皆應之郝奴稱帝以  
毅爲丞相扶風王騷有眾數千係據馬嵬

此見山在咸陽縣西去長安城百餘里杜佑曰

京兆金城縣有馬嵬故城係景安征塗記云馬嵬所奴造弟多攻

葉不知何代人金瓶周曰大邱秦曰廢邱漢曰槐里之夏四月後秦王萇自安定伐之騷奔漢中萇執多而進奴懼請

降拜鎮北將軍六谷大都督

長安南山有六谷

癸巳以尙書僕射陸納

爲左僕射譙王恬爲右僕射納玩之子也

陸原見九十四卷成帝咸和四年

毛

興襲驪王廣敗之廣奔秦州隴西鮮卑匹蘭執廣送于後秦興復  
欲攻王統於上邦桓罕諸氏皆厭苦兵事乃共殺興推衛平爲河

州刺史遣使請命於秦 燕主瑒封其子農爲遼西王驤爲趙王

隆爲高陽王

代王珪初改稱魏王

拓跋氏自此因號魏

張大豫自楊塢

進屯姑臧城西王穆及禿髮思復鞬子奚于帥眾三萬屯于城南

呂光出擊大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 秦大赦以衛平爲撫軍

將軍河州刺史呂光爲車騎大將軍涼州牧使者皆沒于後秦不

能達 燕主瑒以范陽王德爲尚書令太原王楷爲左僕射樂浪

王溫爲司隸校尉 後秦王苻堅卽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建初

國號大秦改長安爲常安避苻嫌名也追尊其父弋仲爲景元皇

帝立妻虵氏爲皇后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苻與羣臣宴酒酣言

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爲君臣得無恥乎左僕射趙遷曰

天不恥以陛下爲子臣等何恥爲臣苻大笑 魏王珪東如陵石

陵石地名 護佛侯部帥侯辰乙佛部帥代題皆叛走諸將請追之

珪曰侯辰等累世服役有罪且當忍之方今國家草創人情未壹

愚者固宜前卻不足追也 六月己卯地震 庚寅以前輔國將

軍楊亮爲雍州刺史鎮衛山陵

帝置雍州於襄陽今  
亮亮帶雍州鎮洛

荊州刺史桓

石民遣將軍晏謙擊宏農下之初置荆陝二戍

湖陝二縣  
皆屬宏農

西燕

刁雲等殺西燕主忠推慕容永爲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

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於燕

燕主坐遣太原王楷趙王麟陳留王紹章武王宙攻秦苻定苻紹

苻謨苻亮等楷先以書與之爲陳禍福定等皆降坐封定等爲侯

曰以酬秦王之德 秦主丕以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

王永爲左丞相太尉東海王纂爲大司馬司空張蚝爲太尉尚書

令咸陽徐義爲司空司隸校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永  
傳檄四方公侯牧守壘主民豪其討姚萇慕容瑩令各帥所統以  
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  
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將軍高平牧官都尉扶風王敏  
等高平縣漢屬安定郡晉省前趙劉曜以爲朔州治所秦置牧官都尉於其地咸承檄起兵各有眾數

萬遣使詣秦不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將軍鄧景擁眾五

千據彭池與寶街爲首尾以擊後秦彭池恐當作彭池彭池在長安西詩所謂彭池北流者也

寶街據茲川在長安東南可以相爲首尾又據新唐書地理志渭州有彭池但去茲川遠耳不以景爲京兆尹

景羌之子也後秦主萇徙安定五千餘戶於長安秋七月秦

平涼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沒弈干與後秦左將軍姚方成戰於孫

邱谷

孫邱谷當在安定

方成兵敗後秦主萇以其弟征虜將軍緒爲司隸



校尉領長安自將至安定擊熙等大破之金熙本東胡之種沒奕  
于鮮卑多蘭部帥也 枹罕諸氏以衛平衰老難與成功議欲廢  
之而憚其宗彊累日不決氏啖青謂諸將曰大事宜時定不然變  
生諸君但請衛公爲會觀我所爲會七夕大宴青抽劍而前曰今  
天下大亂吾曹休戚同之非賢主不可以濟大事衛公老宜返初  
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志略雄明請其立之以赴  
大駕諸君有不同者卽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異己者眾皆從  
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撫軍大將軍  
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眾五萬東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于  
秦登秦主堅之族孫也少而雄勇有壯氣然性粗險不修細行故  
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建元初封南安王遷長安

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奔枹罕遂歸河州牧毛興興  
以爲長史登兄同成言於興請以登爲司馬登度量不羣好爲奇  
略同成常戒之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干時將爲時戮吾非  
疾汝功名恐有忌汝成功者耳汝後得意自可專志登乃屏跡不  
妄交遊興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曰言輒析  
理中興內服焉及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  
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殄姚萇者必此人也旣而  
衛平爲河州刺史黜登不用青素與登善故廢平而奉之 秘宜  
與其弟莫侯梯眷帥其眾三萬餘戶降於乞伏國仁國仁拜宜東  
秦州刺史梯眷梁州刺史

莫侯夷人復姓

己酉魏王珪還盛樂代題復

以部落來降十餘日又奔劉顯珪使其孫倍斤代領其眾劉顯弟

肺泥帥眾降魏 八月燕王坐留太子寶守中山以趙王麟爲尙

書右僕射錄留臺事庚午自帥范陽王德等南略地使高陽王隆

東徇平原丁零鮮于乞保曲陽西山

曲陽縣屬常山郡

聞坐南伐出營望

都

望都縣屬中山郡水經註堯封於唐堯山在東北堯都即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和山故望都縣以爲名也

剽掠居民

趙王麟自出討之諸將皆曰殿下虛鎮遠征萬一無功而返虧損

威重不如遣諸將討之麟曰乞問大駕在外無所畏忌必不設備

一舉可取不足憂也乃誓言至營口夜回趣乞比明至其營掩擊

擒之 翟遼寇譙朱序擊走之 秦主丕以苻登爲征西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州牧都督皆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

徐義爲右丞相肅王騰守晉陽右僕射楊輔戍壺關帥眾四萬進

屯平陽 初後秦王苻之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苻起兵自

稱征西將軍聚眾於冀城以應之以兄孫詳爲安遠將軍據隴城

從孫訓爲安西將軍據安南之赤亭與秦秦州刺史王統相持畏

自安定引兵會碩德攻統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之者二萬餘戶

秦略陽太守王皮降之 初秦滅代遷代王什翼犍少子窟咄於

長安

事見一百四  
卷太元元年

從慕容永東徙永以窟咄爲新興太守劉顯遣

其弟亢泥迎窟咄以兵隨之逼魏南境諸部騷動魏王珪左右于

桓等與部人謀執珪以應窟咄懼將代人莫題等亦潛與窟咄交

通

魏收官氏志道武帝登國元年置幢將六人主三郎  
衛士道備禁中者侍中以下中散以上皆統之

桓舅穆崇告

之珪誅桓等五人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珪懼內難北踰陰山復

依賀蘭部遣外朝大人遼東安同求救於燕燕主坐遣趙王麟救

之 九月王統以秦州降於後秦後秦主苻萇以姚碩德爲使持節

齊治通鑑卷一百六 晉紀三十八 三

都督隴右諸軍事秦州刺史鎮上邦 呂光得秦王堅凶聞奮袂

哀號舉軍縞素天臨於城南傳檄諸州期孟冬大舉諡曰文昭皇

帝冬十月大赦改元太安 西燕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丕求假道

東歸丕弗許與永戰於襄陵

襄陵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

秦兵大敗左丞相王

永衛大將軍俱石子皆死初東海王纂自長安來麾下壯士三千

餘人不忌之既敗懼為纂所殺帥騎數千南奔東垣

東垣縣漢已改為真定此

東垣在河南新安縣界宋白曰河南府王屋縣漢為河東郡垣縣

地又絳州垣縣本河東郡縣名其地卽周召分陝之所又曰河南

府漢為河南郡治洛陽後漢郡洛陽河南屬司隸校尉魏陳郡王

奐合河南等五郡置司州劉聰為荊州石虎為洛州苻堅為豫州

宋武入洛更置東垣西垣

二縣仍於虎牢置司州謀襲洛陽揚威將軍馮該自陝邀擊之

殺丕執其太子消長樂王壽送建康詔赦不誅以付苻宏

苻宏去冬來奔

苻宏與其弟尚書永平侯師奴帥秦眾數萬走據杏城其餘王

苻之

公百官皆沒於永永遂進據長子卽皇帝位改元中興將以秦后

楊氏爲上夫人楊氏引劍刺永爲永所殺甲申海西公奔薨於

吳年四十五燕寺人吳深據清河反燕主瑗攻之不克後秦主苻

還安定初南安人古成說苻散金帛以招賢士苻悅之拜成說

尙書郎及還安定遂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

之士有棄介之善者皆顯異之秦南安王登既克南安夷夏歸

之者三萬餘戶遂進攻姚碩德於秦州後秦主苻自往救之登與

苻戰於胡奴阜胡奴阜在上邦西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將軍啖青射苻

中之苻創重走保上邽姚碩德代之統眾燕趙王麟軍未至魏

拓跋窟咄稍前逼魏王珪賀染干侵魏北部以應之魏眾驚擾北

部大人叔孫普洛亡奔劉衛辰麟聞之還遣安同等歸魏人知燕

軍在近眾心少安窟咄進屯高柳

高柳縣漢屬代郡晉省屬道元曰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嶺

霞翠雲高其山隱隱而東出遼塞

珪引兵與麟會擊之窟咄大敗奔劉衛辰衛辰

殺之珪悉收其眾以代人庫狄干爲北部大人

庫狄氏後爲狄氏

麟引兵

還中山劉衛辰居朔方士馬甚盛後秦主萇以衛辰爲大將軍大

單于河西王幽州牧西燕主永以衛辰爲大將軍朔方牧 十一

月秦尙書寇遺奉勃海王茲濟北王昶自杏城奔南安王安王登

發喪行服謚秦主不曰哀平皇帝登議立懿爲主眾曰勃海王雖

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今三虜窺覲宜立長君非大王

不可登乃爲壇於隴東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初置百官 慕容

柔慕容盛及盛弟會皆在長子盛謂柔會曰主上已中興幽冀東

西未壹

東謂柔西謂永

吾屬居嫌疑之地爲智爲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

東歸無爲坐待魚肉也遂相與亡歸燕遇盜於陝中盛曰吾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東身相投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後歲餘西燕主永悉誅燕主儻及燕主埜之子孫男女無遺 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掠民

五千餘戶保據俱城

俱城在臨洮界

十二月呂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

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 秦主登

立世祖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輶

中西而有屏轍者曰輜輶

建黃旗青蓋以虎賁

三百人衛之凡所欲爲必啓主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鉞鎧爲死休字每戰以劍稍爲方員大陳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中壘將軍徐嵩屯騎



校尉胡空各聚眾五千結壘自固既而受後秦官爵後秦主苻之  
害秦王堅也嵩等以王禮葬堅於二壘之間及登至嵩空以眾降  
之登拜嵩雍州刺史空京兆尹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乙酉燕主  
暉攻吳深壘拔之深單馬走暉進屯聊城之逢關陂 聊城縣漢屬東郡晉屬平原  
郡初燕太子洸馬溫詳來奔以爲濟北大守屯東阿燕主暉遣范  
陽王德高陽王隆攻之詳遣從弟攀守河南岸子楷守碣嶺以拒  
之 燕主坐以魏王珪爲西單于封上谷王珪不受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二十七

起太元十二年  
至太元十六年

烈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太元十二年

魏拓跋珪登國二年秦苻登太初二年燕慕容垂建興二年後秦姚萇建初二年西燕慕容永中興

二年西秦乞伏國仁建義三年涼呂光太安二年

春正月乙巳以朱序為青兗二州刺史

代謝元鎮彭城序求鎮淮陰許之

序之求鎮淮陰以燕方強勢迫取河南彭城去建康遠難應接

以元為會稽內史 丁未大赦

燕主垂觀兵河上高陽王隆

曰溫詳之徒皆白面儒生烏合為羣徒恃長河以自固若大軍濟

河必望旗震壞不待戰也垂從之戊午遣征北將軍蘭汗護軍將

軍平幼於碯礮西四十里濟河隆以大眾陳於北岸溫攀溫楷果

走趣城

蓋趣東阿城也

平幼追擊大破之詳夜將妻子奔彭城其眾三萬

餘戶皆降於燕垂以太原王楷爲兗州刺史鎮東阿初垂在長安

秦王堅嘗與之交手語允從僕射光祚言於堅曰陛下頗疑慕容

垂乎垂非久爲人下者也堅以告垂及秦主不自鄴奔晉陽祚與

黃門侍郎封孚鉅鹿太守封勸皆來奔勸奔之子也垂之再圖鄴

也

見一百五卷九年

秦故臣西河朱肅等各以其眾來奔詔以祚等爲河

北諸郡太守皆營於濟北濮陽

濟北濮陽二郡

驕屬溫詳詳敗俱詣燕軍

降垂赦之撫待如舊垂見光祚流涕沾衿曰秦王待我深吾事之

亦盡但爲二公猜忌

二公謂丕與暉也

吾懼死而負之每一念之中宵不

寐祚亦悲慟垂賜祚金帛祚固辭垂曰卿猶復疑邪祚曰臣昔者  
惟知忠於所事不意陛下至今懷之臣敢逃其死垂曰此乃卿之  
忠固吾所求也前言戲之耳待之彌厚以爲中常侍 翟遼遣其  
子釗寇陳頴朱序遣將軍秦膺擊走之 秦主登立妃毛氏爲皇  
后勃海王懿爲太弟后興之女也遣使拜東海王纂爲使持節都  
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封魯王纂弟師奴爲撫軍大將軍  
并州牧封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勃海王先帝之子南安王何以  
不立而自立乎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今寇虜未滅  
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敵願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  
之後徐更議之纂乃受命於是盧水胡彭沛殺屠各董成張龍世  
新平羌雷惡地等皆附於纂有眾十餘萬 後秦主苻徒秦州豪

傑三萬戶于安定 初安次人齊涉聚眾八千餘家據新柵降燕

安次縣前漢屬勃海後漢屬廣陽國晉屬燕國新柵蓋在魏郡界 燕主垂拜涉魏郡太守既而復

叛連張願願自帥萬餘人進屯祝阿之食口 祝阿縣漢屬平原郡晉屬濟南郡願自秦

止進屯焉到時曰齊州禹城縣漢祝阿縣天寶元年更名宋白曰祝阿猶東阿也古祝國黃帝之後案古東阿齊爲東阿漢爲祝阿

縣故城在今豐齊縣東北二里唐改禹城 招翟遼其應涉高陽王隆言於垂曰新柵堅

固攻之未易猝拔若久頓兵於其城下張願擁帥流民西引丁零

爲患方深願眾雖多然皆新附未能力鬪因其自至宜先擊之願

父子恃其驍勇必不可避去可一戰擒也願破則涉不能自存矣

垂從之二月遣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龍驤將軍張崇帥步騎二萬

會隆擊願軍至斗城去食口二十餘里解鞍頓息願引兵奄至燕

人驚遽德兵退走隆勒兵不動願子龜出衝陳隆遣左右王末逆

擊斬之隆徐進戰願兵乃退德行里餘復整兵還與隆合謂隆曰賊氣方銳宜且緩之隆曰願乘人不備宜得大捷而吾士卒皆以懸隔河津勢迫之故人思自戰故能卻之今賊不得利氣竭勢衰皆有進退之志不能齊奮宜亟擊之德曰吾唯卿所爲耳遂進戰於盆口大破之斬首七千八百級願脫身保三布口燕人進軍歷城青兗徐州郡縣壁壘多降垂以陳留王紹爲青州刺史鎮歷城德等遣師新柵人冬鸞執涉送之冬性垂誅涉父子餘悉原之

三月秦主登以賈衡爲南秦州牧楊定爲益州牧楊璧爲司空梁州牧乞伏國仁爲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 燕上谷人王敏殺太守封戡代郡人許謙逐太守賈閏各以郡附劉顯 燕以樂浪王溫爲尚書右僕射 夏四月戊辰尊帝母李氏爲皇太妃儀服如

太后 後秦征西將軍姚碩德為楊定所逼退守涇陽

涇陽縣在今平涼郡界涇陽故城是 定與秦晉王纂共攻之戰於

涇陽碩德大敗後秦主苻自陰密救之纂退屯敷陸

敷陸縣屬安定郡段時密 燕主垂自碣磝還中山慕容柔慕容盛慕容

會來自長子庚子垂為之大赦垂問盛長子人情如何為可取乎

盛曰西軍投擾人有東歸之志陛下唯當脩仁政以俟之耳若大

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歸慈父也因為之畫地成圖垂笑

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矣未封柔

為陽平王盛為長樂公會為清河公 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

遠以郡降翟遼燕主垂謂諸將曰遼以一城之眾反覆三國之間

三國謂晉及燕西燕 不可不討五月以章武王宙監中外諸軍事輔太子寶

守中山垂自帥諸將南攻遼以太原王楷爲前鋒都督遼眾皆燕  
趙之人聞楷至皆曰太原王子吾之父母也相率歸之遼懼遣使  
請降垂以遼爲徐州牧封河南公前至黎陽受降而還并陘人賈  
鮑招引北山丁零翟遼等五千餘人夜襲中山陷其外郭章武王  
宙以奇兵出其外太子寶鼓譟於內合擊大破之盡俘其眾惟遼  
鮑單馬走免劉顯地廣兵強雄於北方會其兄弟乖爭其相疑  
阻魏長史張袞言於魏王珪曰顯志天意高希冀非望今不乘其  
內潰而取之必爲後患然吾不能獨克請與燕共攻之珪從之復  
遣安同乞師於燕詔徵會稽處士戴逵逵累辭不就郡縣敦逼  
不已逵逃匿於吳會稽內史謝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  
表不嬰世務栖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迴超然



絕迹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遂遂之兄也。字安道，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遂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道。弟遂有將略，與謝元等以功名顯人，或問兄弟何異操，遂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遂嘗東出，謝安往看之，安本輕達，見但與論琴書，遂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安悠然知其量。秦主登以其兄同，成爲司徒，尚書令封潁川王，弟廣爲中書監，封安成王，子崇爲尚書左僕射，封東平王。燕主垂自黎陽還中山。

吳深殺燕清河太守丁國章武人王祖殺太守白欽勃海人張

申據高城以叛

高城縣屬渤海郡其在今治州鹽山縣南

燕主垂命樂浪王溫

討之

苑川王國仁帥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三部

于六泉

密貴爲一部裕苟爲一部提倫爲一部六泉在高平

秋七月鮮卑沒奔于與金熙連

兵襲國仁戰于渴渾川沒奔于金熙大敗三部皆降

秦主登單

于瓦亭後秦主苻攻彭沛殺堡拔之殺奔杏城

彭沛殺盧水胡也立堡於貳斷杜佑

曰杏城在坊州西

苻還陰密以太子興鎮長安

燕趙王麟討王敏於上

谷斬之

劉衛辰獻馬於燕劉顯掠之燕主垂怒遣太原王楷將

兵助趙王麟擊顯大破之顯奔馬邑西山魏王珪引兵會麟擊顯

於彌澤又破之顯奔西燕麟悉收其部眾獲馬牛羊以千萬數

呂光將彭晃徐晃攻張大豫於臨洮破之大豫奔廣武王穆奔建

康八月廣武人執大豫送姑臧斬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 辛巳立皇子德宗爲太子大赦 燕主垂立劉顯弟可泥

爲烏桓王以撫其眾徙八千餘落於中山 秦馮翊太守蘭欝帥

眾二萬自頻陽入和甯與魯王纂謀攻長安纂弟師奴勸纂稱尊

號纂不從師奴殺纂而代之欝遂與師奴絕西燕主永攻欝欝請

救於後秦後秦主苻欲自救之尙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曰苻登

近在瓦亭將乘虛襲吾後陛下不宜輕舉苻曰苻登眾盛非旦夕

可至且登遲重少決必不能輕軍深入比兩月閒吾必破賊而返

登雖至無能爲也九月苻軍於泥源

漢書地理志北地郡有泥陽縣應劭注云泥水源出郁都

北虜中 師奴逆戰大敗亡奔鮮卑後秦盡收其眾屠各董成等皆降

秦主登進據胡空堡

秦屯騎校尉胡空所築堡也在新平界

戎夏歸之者十餘萬

冬十月翟遼復叛燕遣兵與王祖張申寇抄清河平原 後秦

主萇進擊西燕主永於河西

此龍門至華陰河之西也

永走蘭煩復列兵拒守

萇攻之十二月禽檟遂如杏城

後秦姚方成攻秦雍州刺史徐

嵩壘拔之執嵩而數之嵩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豈符黃眉欲斬

之爾先帝得免

謂穆帝升平元年姚萇敗時也

既而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

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為大逆汝羌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

我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嵩

三斬者斬其足斬其腰斬

其頸也

悉阮其士卒以妻子賞軍後秦主萇掘秦王堅尸鞭撻無數

剥衣裸形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涼州大饑米斗直錢五百人

相食死者太半 呂光西平太守康甯自稱匈奴王殺湟河太守

彊禧以叛

西平郡東漢之末分金城道忠之郡州即其地也湟河郡河西張氏區蓋亦在鄯州界內

張掖太守

彭晃亦叛東結康甯西通王穆光欲自舉晃諸將皆曰今康甯在  
南伺釁而動若晃穆未誅康甯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責  
如卿言然吾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若三寇連兵東西交至則城  
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初叛與甯穆情契未密出其倉猝取  
之差易耳乃自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拔其城誅晃  
初王穆起兵遣使招敦煌處士郭瑀瑀歎曰吾魯連在趙義不結  
舌今民將左衽吾忍不救之邪乃與同郡索淑起兵應穆運粟三  
萬石以餉之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淑爲敦煌太守旣  
而穆聽讒言引兵攻瑀瑀諫不聽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  
見汝矣遣而引被獲面不與人言不食而卒呂光聞之曰二虜相  
攻此成禽也不可以憚屢戰之勞而失永逸之機也遂帥步騎二

萬攻酒泉克之進屯涼興

涼興在唐瓜州常樂縣界

穆引兵東還未至

眾潰穆單騎走驛馬令郭文斬其首送光

驛馬驛在涼興酒泉郡

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

雅善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

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於

臨松之薤谷盤石窟而居之服柏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

緯弟子千人張天錫備禮聘之瑀指翔鴻以示使者曰此鳥也安

可籠哉遂深逃絕谷使者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逃罪也豈

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哉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劉氏

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於南山及失計於王穆遂飲恨而卒

君子惜之

武太元十三年

武太元十三年魏拓跋珪登國三年秦苻登太初三年燕慕容垂建興三年後秦姚萇建初三年西燕慕容永中興

三年西秦乞伏乾歸大初元年涼呂光太安三年春正月康樂獻武公謝元卒元字幼度

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

亦何與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元對曰譬如芝蘭玉

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元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

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

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元末謂淵皆其小字也韶朗淵竝早卒惟

元以功名終初武帝每餉山濤恆少謝安以問子弟元答曰當由

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二月秦主登軍朔那朝那縣自漢以來屬安定郡

後秦主長軍武都此武都亦當在安定界五代志朝那縣西魏置安武郡安武漢舊縣名武都之名當是周安武

而名翟遜遣司馬陸瓊詣燕謝罪陸姓燕主垂以其數反覆斬瓊

以絕之遼乃自稱魏天王改元建光置百官 庚子日中有黑

子二大如奎 燕青州刺史陳雷王紹為平原太守辟閭渾所逼

退屯黃巾固 魏末黃巾係聚於其地因以為名齊人謂其地為燕

主垂更以紹為徐州刺史渾蔚之子也 蔚國蔚見一百卷 因苻氏

亂據齊地來降 後魏國渾為慕容德所殺 三月乙亥燕主垂以太子寶錄尚

書事授之以政自總大綱而已 燕趙王麟擊許謙破之謙奔西

燕遂廢代郡悉徙其民於龍城 呂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

光以為武威太守貴寵用事羣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問

之曰中州人言我為政如何聰曰但聞有杜進且不聞有舅光由

是忌進而殺之光與羣僚宴語及政事參軍京兆段業曰明公用

法太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彊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起喪其身



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公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猶懼不濟乃慕起鞅之爲治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夏四月戊

午以朱序爲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戍洛陽以護

王恬代序爲都督亮襄陽并諸軍事青兗二州刺史恬既宗室勳

望有才用帝深倚仗之故以代序施川王國仁破鮮卑越質叱

黎於平襄平襄縣漢屬天水郡晉屬略陽郡獲其子詰歸丁亥

燕主垂立夫人段氏爲皇后以太子寶領大單于段氏右光祿大

夫儀之女字元妃少而婉慧有節操嘗謂其妹季妃曰我終不作

凡人妻季妃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內黃人張定善

相見儀二女大驚曰君家大興當由二女儀亦深異之至年二十

餘而不嫁儀子倫謂儀曰張定何知而拒求者儀曰非爾所知也

既而垂納元妃范陽王聘季妃姊妹皆為皇后儀寶之舅也垂追

諡前妃段氏為成昭皇后 五月秦太弟懿卒諡曰獻哀 翟遼

徙屯滑臺 六月苑川王乞伏國仁卒諡曰宣烈廟號烈祖其子

公府尚幼羣下以國仁弟乾歸雄武英傑沈雅有度乃推為大都

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改元太初 時乞伏氏跨有涼州河

後為公府所殺 魏王肆破庫莫奚於弱落水南 新唐書曰奚亦東胡種

漢曹操斬蹋頓蓋其後也弱落水即饒樂水在奚中 庫音紗去聲 秋七月庫莫奚復襲魏營珪又

破之庫莫奚者本屬宇文部與契丹同類而異種其先皆為燕王

皝所破徙居松漠之閒其民不潔淨而善射獵好為寇鈔 契丹國

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又東行地勢漸高西望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 秦後秦自春相持屢戰

互有勝負至是各解歸初關西豪傑以苻氏既終而其雄略蓋世

天下之事旦夕可定及是見墓久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河南王

乾歸立其妻邊氏爲王后置百官倣漢制以川南侯出連乞都爲

丞相

出連亦以部  
落之號爲氏

梁州刺史梯眷爲御史大夫金城邊芮爲左長

史東秦州刺史祕宜爲右長史

乞伏氏置東  
秦州於南安

武始翟勅爲左司馬

翟瑠爲右司馬

翟育

略陽王松壽爲主簿從弟軻彈爲梁州牧弟

益州爲秦州牧屈眷爲河州牧

八月秦主登立子崇爲皇太子

升爲南安王尙爲北海王

燕護軍將軍平幼會章武王宙討吳

深破之深走保繹幕

魏王珪陰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奉使

至中山燕主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

室世爲兄弟臣今奉使於理未失垂曰吾今威加四海豈得以昔

日爲比儀曰燕若不脩德禮欲以兵威自彊此乃本朝將帥之事

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於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也燕主既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儀珪從父翰之子也 九月河南王乾歸遷都金城 張

申攻廣平王祖攻樂陵壬午燕高陽王隆將兵討之 冬十月後

秦主苻登還安定秦主登就食新平帥眾萬餘圍苻營四面大哭震動人苻惡之乃命營中哭以應之登乃退 十一月大雪後秦

主苻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

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沒者皆有褒贈立太學禮

先賢之後 十二月戊子濟水入石頭毀大桁殺人 乙未大風

震臨 庚子尚書令南康襄公謝石卒石字石奴先是童謠云誰

謂爾堅石打破故恒豁名其子曰石虔石民以邀功焉及秦王堅

之敗雖功始劉牢之成於謝元謝琰然石時實爲都督焉石少患面瘡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爲謝白面石無他才能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斂無饜取譏當世 燕太原王楷趙王麟將兵會高陽王隆於

合口

水經衡漳水過勃海建威縣又東北合呼花別河故道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據收地形志曰浮陽縣西接漳水衡水

入焉其水口

以擊張申王祖帥諸壘其救之夜犯燕軍燕人逆擊

謂之合口

走之隆欲追之楷麟曰王祖老賊或恐詐而設伏不如俟明隆曰此白地羣盜烏合而來微幸一決非素有約束能豎其進退也今失利而去豈莫爲用乘勢追之不過數里可盡禽也申之所恃惟在於祖祖破則申降矣乃留楷麟守申壘隆與平幼分道擊之比明大獲而還懸所獲之首以示申甲寅申出降祖亦歸罪 秦以

潁川王同成爲太尉

己太元十四年

魏拓跋珪登國四年秦苻登太初四年燕慕容垂建興四年後秦姚萇建初四年西燕慕容永中興

四年西秦乞伏乾歸太初二年涼呂光麟嘉元年

春正月燕以陽平王柔鎮襄國遼西王

農在龍城五年庶務脩舉乃上表曰臣頃因征卽鎮

農在龍城五年庶務脩舉乃上表曰臣頃因征卽鎮

龍城見上卷十年

所統將士安逸積年青徐荆雍遺寇尙繁願時代還展

竭微效生無餘力沒無遺恨臣之志也庚申燕主垂召農爲侍中

司隸校尉以高陽王隆爲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幽

州牧建閣臺於龍城以隆錄留臺尙書事又以護軍將軍平幼爲

征北長史散騎常侍封孚爲司馬竝兼留臺尙書隆因農舊規修

而廣之遼碣遂安後秦主萇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神助

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曰臣兄襄救臣復讎新平之禍臣行襄

之命非臣罪也特登陛下疎屬猶欲復讎況臣敢忘其兄乎且陛

下命臣以龍驤建業

見一百五十八年

臣敢違之今為陛下立像陛下勿

追計臣過也秦主登升樓遙謂苻曰為臣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

益乎因大呼曰弑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久之

以戰未有利軍中每夜數驚乃斬像首以送秦秦主登以河南

王乾歸為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甲寅魏王珪襲高車破之

彭城妖賊劉黎僭稱皇帝於皇邱龍驤將軍劉牢之討平之張

掖金澤縣有麟見百獸皆從呂光以為己瑞又光之生也左肘有

肉印至是肉印隱起成文曰巨靈二月光遂自稱三河王

光時百涼州河

西之地未能兼有三河

大赦改元麟嘉置百官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自仇

池來至姑臧

長安之亂呂光之家奔仇池依楊氏

光立石氏為妃紹為世子癸巳

魏王珪擊吐突鄰部於女水

女水在鄆洛水西去平城三千餘里後魏顯祖改曰武川

大破之

盡徙其部落而還

秦主登聞輜重於大界

大界當在安定新平之間

自將輕

騎萬餘攻安定羌密造窟克之

夏四月翟遼寇滎陽執太守張

卓

燕以長樂公盛鎮剡城修繕舊宮五月清河民孔金斬吳深

送首中山

吳深反事節上卷十一年

金城王乾歸擊侯年部大破之於是秦

涼鮮卑羌胡多附乾歸悉授以官爵後秦主萇與秦主登

戰數敗乃遣其子中軍將軍崇襲大界登邀擊之於安邱

魏收地形志安

定陰盤縣有安城

又敗之燕范陽王德趙王麟擊賀訥追奔至勿根山

訥窮迫請降徙之上谷質其弟染干於中山六月辛卯日中有

黑子大如奎秋七月以驃騎長史王忱爲荊州刺史都督荆益

甯三州諸軍事忱國寶之弟也秦主登攻後秦右將軍吳忠等



晉紀三十七

於平涼克之八月登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諸將勸後秦主苻丕決戰  
苻丕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詔尙書令姚弋  
守安定夜帥騎三萬襲秦輜重於大界克之殺毛后及安南王弇  
北海王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還毛氏美而勇  
善騎射後秦兵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帥壯士數百人戰殺七  
百餘人眾寡不敵爲後秦所執苻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弋汝  
先已殺天子今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甯汝容乎苻殺之諸將欲  
因秦軍駭亂擊之苻曰登眾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收  
餘眾屯胡空堡苻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二千餘家於陰密遣  
其弟征南將軍靖鎮之九月庚午以左僕射陸納爲尙書令  
秦主登之東也後秦主苻丕使姚碩德鎮秦州守宰以從弟常成隴

城隴城縣漢屬天水郡晉

邢奴戍翼城姚詳戍略陽楊定攻隴冀

克之斬常軌邢奴詳棄略陽奔陰密定自稱秦州牧隴西王秦因

其所稱而授之冬十月秦主登以竇衝爲大司馬都督隴東諸

軍事雍州牧楊定爲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約共

攻後秦又約監河西諸軍事并州刺史楊政都督河東諸軍事冀

州刺史楊楷各帥其眾會長安政楷皆河東人秦主丕旣敗政楷

收集流民數萬戶政據河西楷據湖陝之間遣使請命於秦登因

而授之燕樂浪悼王溫爲冀州刺史翟遼遣丁零故隄詐降於

溫爲溫帳下

故姓也

乙酉刺溫殺之并其長史司馬驅帥守兵二百

戶奔西燕燕遼西王農邀擊刺溫者於襄國盡獲之惟隄走免

十一月枹罕羌彭奚念附於金城王乾歸乾歸以奚念爲北河州

刺史

抱罕舊為河州治所乞伏氏先於境內置河州以屈脊為牧故以抱罕為北河州以奚念為刺史

初帝既

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

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

親暱者皆姑母僧尼

姑老女稱甥女師也○姑音紺

左右近習爭弄權柄凡所委

任皆出自小豎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

陸納望官闕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左衛領營將軍會稽

許榮

改正榮原文誤作營

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

之姓者

官婢私合而生子不能審知其父取母之姓為姓

本無鄉邑品第皆得為郡守縣

令或帶職在內及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眾無

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為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元虛之神以五

誠為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

致人於死非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天命其違

三矣盜者非必躬竊人財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

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爲本昔年下書敕羣下盡規而

眾議兼集無所採用其違五矣僧尼戒羣依傍法服謂依傍佛法

而不遵其教也五誠鑑法尙不能遵況精妙乎佛有五藏不性不盜不而殺不妄語不遺酒敗

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

疏奏不省道子勢傾內外遠近奔湊帝漸不平然猶外加優崇侍

中王國寶以譏佞有寵於道子扇動眾諷八座敗道子室進位

丞相揚州牧假黃鉞加殊禮晉氏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諸度支五能書二僕射一令爲八座

軍將軍前平車允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

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

允有守中誓侍郎范甯徐邈爲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姦黨王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陳郡袁悅之能爲長短說上都曰惟齎戰國策一部謂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耳乃以其策干道子道子寵愛之因與國寶昵國寶使悅之因尼妙音致書於太子母陳淑媛云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發怒以他事斬悅之國寶大懼與道子共譖范甯甯不得已流涕出爲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言臣聞道尙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經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

記王制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任老幼之事食壯

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殘形剪髮要求復除生兒

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厝火積薪不足喻也甯又上言中原士民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歲月漸久人安其業邱壘墳柏皆已成行凡天下之人原其先祖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謂宜正其封疆戶口皆以土斷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至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合併不滿五千戶不得爲縣又郡守長吏率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今互相傾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率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

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勝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人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民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則功勳之臣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又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室亦多不瞻非其財力不足蓋由用之無節蒲酒永日馳驚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千金麗服之美不可貴算盛狗馬之飾營刻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害戶

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置以全國億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

未成人而死曰殤其喪禮殺於成人

十五爲中殤以爲尙道幼也今以十六爲

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不

傷天理困百姓乎謂宜以二十爲全丁十六爲半丁則人無夭折

生長繁滋矣帝多納用之甯在豫章遣十五議置下屬城採求風

政竝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

假還謂吏休假日滿而還府者

徐邈與甯書曰足下

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愼其負豈須邑吏里詣飾其游聲哉非

徒不足致益實乃蠶源之所資至於小吏尤不可任爲耳目豈有

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

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

信遂使譏諂竝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



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

清濁能不與事而明足下但不平心處之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

后未嘗顧左右與言

漢明帝后馬氏諡明德皇后

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

免此乎甯納之甯汪之子也汪初不肯仕於桓溫大失溫意至簡

文帝為相將辟甯為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甯兄弟無在

位者溫薨之後始釋褐為除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

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

未有如甯者也及在豫章又大設庠序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

至者千餘人資給眾費一出私財為江州刺史王凝之所劾免官

甯性質直而敦儒學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

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

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  
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  
故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也  
十二月後秦主苻使其東門將軍任貳詐遣使招秦主登許開  
門納之登將從之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聞之馳騎見登曰  
姚萇多詐不可信也登乃止萇聞惡地詣登謂諸將曰此羌見登  
事不成矣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  
微此公朕幾爲豎子所誤登以惡地勇略過人陰憚之惡地懼降  
於後秦萇以惡地爲鎮軍將軍秦以安定王廣爲司徒

庚太元十五年

魏拓跋珪登國三年秦苻登太初五年燕慕容垂

建興五年後秦姚萇建初五年西燕慕容永中興

五年西秦乞伏乾歸太初

三年涼呂光麟嘉三年春正月乙亥譙敬王恬薨恬字元愉閔

孝武太元十四年十五年

王永之孫也忠正有幹局舉朝憚之西燕王永引兵向洛陽朱

序自河陰北濟河擊敗之永走還上黨序追至白水水經註白水出上黨向郡

縣故城西東流歷天井關序所至處去長子一百六十里會翟遼謀向洛陽序乃引兵還擊走

之阻應揚將軍朱黨戍石門使其子略督護洛陽以參軍趙蕃佐

之身還襄陽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侍宴酣醉或虧禮敬帝益

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鎮以潛制道子問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

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

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

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階矣帝不從恭蘊之子仲堪

融之孫也殷融見九十六卷二月辛巳以中書令王恭為都督青

兗兩并冀五州諸軍事克尚二州刺史鎮京口三月己酉朔地

震 戊辰大赦 後秦主苻攻秦扶風太守齊益男於新羅堡克

之益男走秦王登攻後秦天水太守張業生於隴東隴東安定涇陽縣之地

苻救之登引去 夏四月秦鎮東將軍魏福飛自稱衝天王帥氏

胡攻後秦安北將軍姚當成於杏城鎮軍將軍雷惡地復叛應之

攻鎮東將軍姚漢得於李潤李潤地名在郿南李延壽曰馬胡東有李潤鎮案魏書宗室列傳安定

王發除華州刺史表曰謹惟州居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昔尚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為戎落請徙焉胡古城後秦主苻

欲自擊之羣臣皆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時登趣長安陳新豐之千戶固乃憂

六百里魏福飛何也苻曰登非可猝滅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拔惡

地智略非常若南引福飛東結董成董成屠各種也時據北地得杏城李潤而

據之甯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福飛惡地

有眾數萬氏胡赴之者前後不絕苻每見一軍至輒喜羣臣怪而

問之萇曰：「葛飛等扇誘同惡，種類甚繁，吾雖克其魁帥，餘黨未易  
猝平。今烏集而至，吾乘勝取之，可一舉無餘也。」葛飛等見後秦兵  
少，悉眾攻之。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其子中軍將軍崇帥騎  
數百出其後，葛飛兵擾亂，萇遣鎮遠將軍王超等縱兵擊之，斬葛  
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謂人曰：「吾自謂  
智勇，傑出一時，而每遇姚翁，輒困固其分也。」萇命姚當成於所營  
之地，每柵孔中輒樹一木，以旌戰功。歲餘，問之當，成曰：「營地太小，  
已廣之矣。」萇曰：「吾自結髮以來，與人戰未嘗如此之快。」以千餘兵  
破三萬餘眾，國之事業由此克舉。營地惟小，爲奇，豈以大爲貴哉？

吐谷渾視連遣使獻見於金城王，乾歸乾歸拜視連沙州牧，白

蘭王

河西張茂以敦煌晉昌西域都護校尉王門大護軍三罷三  
營爲沙州，可谷渾未能有其地也。李延壽曰：此以吐谷渾都

丙寅黃沙周迴數百里  
不生草木因號沙州

丙寅魏王珪會燕趙王麟於意辛山

辛

山在牛川北賀蘭郡所居也

北史陰山而北即為賀蘭郡

突鄰紇奚皆降於魏

秋七月丁巳有星孛於北河

馮翊人郭

質起兵於廣鄉以應秦

魏收地理志鄯善有廣鄉原鄯善時屬京兆

移檄三輔曰義威

君子利動小人吾屬生逢先帝堯舜之花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

之子

常伯侍中也納言尚書也

即卿校守牧之孫也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

裸尸荐棘痛結幽泉山林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之棲姚萇凶

虐毒被人神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絕之亦將

假手於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與其含恥而存孰

若蹈道而死於是三輔壁壘皆應之獨鄭縣人苟曜聚眾數千附

於後秦秦以質為馮翊太守後秦以曜為豫州刺史 劉衛辰遣

子力侯提攻賀蘭部

改正力侯提通鑑從魏書作直力提然赫連

提今按通鑑所載勃勃事俱從十六國春秋故改正之庶前後合一讀者無疑焉賀訥困急請降於魏丙

子魏王珪引兵救之力侯提退珪徙訥部落處之東境 八月永

嘉人李耽舉兵反太守劉懷之討平之 己丑京師地震有星孛

於北斗犯紫微 劉牢之擊翟釗於鄆城釗走河北又敗翟遼於

滑臺張願來降 九月北平人吳柱聚眾千餘立沙門法長爲天

子破北平郡轉寇廣都入白狼城

白狼縣前漢屬右北平郡後漢

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廣都縣屬焉燕時當屬北平郡燕幽州牧高陽王隆方葬其夫人郡

縣守宰皆會之眾聞柱反請隆還城遣大兵討之隆曰今閭閻安

業民不思亂柱等以詐謀惑愚夫誘脅相聚無能爲也遂留葬訖

遣北平太守廣都令先歸續遣安昌侯進將百餘騎觀白狼城柱

眾聞之皆潰窮捕斬之 以侍中王國寶爲中書令俄兼中領軍

丁未以吳郡太守王珣爲侍書右僕射 吐谷渾視連卒子視

熊立視熊英果有雄略以其父祖慈仁爲四隣所侵侮

吐谷渾片  
美視連慈

仁見一百三卷簡  
文帝咸安元年

當從容謂博士嵇苞曰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

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輕鄰敵當仁不讓

豈宜拱默而已乎今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爲何如苞曰

大王之言高世之略也於是虛襟撫納眾赴如歸冬十月金城王

乾歸遣使拜視熊沙州牧白蘭王視熊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

綱姦雄競遂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當糾合義

兵以懲不順柰何私相假署擬僭羣兇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

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涇渭戮問鼎之豎



通鑑纂要 卷一百一十五 十六年

以一丸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節終  
不若季孟子陽妄自尊大爲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勳帝室策名王  
府建當年之功流芳來葉邠 十二月己未地震 秦郭質及苟  
曜戰於鄠東質敗奔洛陽 越質詰歸據平襄叛金城王乾歸二  
年越質詰歸  
附於乞伏氏

秦太元十六年 魏拓跋珪建國六年秦苻登太初六年燕慕容垂  
初建興六年後秦姚萇建初六年西燕慕容永中興  
大年西秦乞伏乾歸太初 春正月庚申改築太廟 燕質行臺於  
四年涼呂光略嘉三年

赫加長樂公盛錄行臺尙書事 金城王乾歸擊越質詰歸歸  
降乾歸以宗女妻之 賀染干謀殺其兄訥訥知之舉兵相攻魏  
王珪告於燕請爲鄉導以討之二月甲戌燕主垂遣趙王麟將兵  
擊訥鎮北將軍蘭汗帥龍城之兵擊染干 三月秦主登自雍攻

後秦安東將軍金榮於范氏堡克之遂渡渭水攻京兆太守韋範

於段氏堡不克進據曲牢

曲牢在杜縣東北

夏四月燕蘭汗破賀染干

於牛祁

都梁也其地當在牛川夷人故牧於此聚會因名

苻曜有眾一萬遂討於後秦

密召秦主登許爲內應登自曲牢向繁川

繁川蓋卽杜陵縣之樊川也

軍於馬

頭原五月後秦主萇引兵逆戰登擊破之斬其右將軍吳忠萇收

眾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慣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失利而更

前逼賊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遙據吾東

此必苻曜登子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交之未合

急擊之以敗散其事耳遂進戰大破之登退屯於郿秦竟州刺史

強金槌據新平降後秦以其子達爲質後秦主萇將數百騎入金

榷營羣下諫之萇曰金槌旣去苻登又欲圖我且安所歸乎且彼

初來款附宜推心以結之奈何復以不信疑之乎既而羣氏欲取

其金墮不從

六月甲辰燕趙王麟破賀訥於赤城禽之

水經河水自雲

中植陵縣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又魏書帝紀登國三年辛東赤城明元泰常八年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降其部落數萬燕主垂命麟歸訥部落徙染干於中

山麟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舉動終爲國患不若攝之還朝使

其弟監國事垂不從

西燕主永寇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

秋七月壬申燕主垂如范陽魏王珪遣其從弟觚獻見於燕燕主

垂衰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馬魏王珪弗與遂與燕絕使長史

張袞求好於西燕觚逃歸燕太子寶追獲之垂待之如初觚勇略

有膽氣少與兄儀從珪征伐未嘗學問及爲燕所留觚因閉心典

籍誦讀經書數十萬言燕人咸重之秦主登攻新平後秦主苻

救之登引去 秦驃騎將軍沒弈干以其二子為質於金城王乾

歸請其繫鮮卑大兜乾歸與沒弈干致大兜於鳴蟬堡克之據載

兜時據安陽城安陽城在唐秦州天兜微服走乾歸收其部眾而

還歸沒弈干二子沒弈干尋叛東合劉衛辰八月乾歸帥騎一萬

討沒弈干沒弈干奔他樓城他樓城在高平唐太宗貞觀六年以突厥驍戶置經州在焉之他樓城

高宗遣他樓縣後省乾歸射之中目 九月癸未以尚書右僕射

王珣為左僕射太子詹事謝琰為右僕射太學博士范宏之論殷

浩宜加贈諡因敘桓溫不臣之迹是時桓氏猶盛王珣溫之故吏

也以為溫廢昏立明有忠貞之節黜宏之為餘杭令餘杭縣漢屬會稽郡顧來

日縣秦始皇立後漢分宏之汪之孫也 冬十月壬辰燕主垂還

中山與羣僚議討西燕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

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必克長子垂乃

止安蓋知魏之將興而不敢明言也 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

魏收

曰神元之末掠騎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秃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爲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爲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窮谷開收令遁逃得百餘人依紇突鄰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眾自號柔然其大人郁久閭地粟袁率部落分爲二長子匹候跋繼父

居東邊次子繼紇提別居西邊秦王堅滅代柔然附於劉衛辰及

魏土珪卽位攻擊高車等諸部率皆服從獨柔然不事魏戊戌珪

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追奔六百里諸將因張袞言於珪曰

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問諸將若殺副馬爲三日食足乎

凡北人用騎兵

各乘一馬又有皆曰足乃復倍道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

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別部帥屋擊各收餘眾遁走珪遣長孫嵩

長孫肥追之珪謂將佐曰卿曹知吾前問三日糧意乎曰不知也  
珪曰柔然驅畜產奔走數日至水必謂我以輕騎追之計其道里  
不過三日及之矣皆曰非所及也嵩追斬屋驤於平望川肥追匹  
儵跋至涿邪山匹儵跋舉眾降獲纒紇提之子曷多汗兄子社崙  
斛律等宗黨數百人纒紇提將奔劉衛辰珪追及之纒紇提亦降  
珪悉徙其部眾於雲中 翟遼卒子釗代立收元定鼎攻燕鄴城

燕遼西王農驤卻之

三河王光遣兵乘虛伐金城王乾歸

乘其伐

奔于之

乾歸聞之引兵還光兵亦退

劉衛辰遣子万俟提帥眾

八九萬攻魏南部十一月己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壬午

大破万俟提於鐵岐山南万俟提單騎走錢乘勝追之戊子自五

原金津南濟河

金津當在五原郡宜梁北原二縣南

徑入衛辰國衛辰部落駭亂辛

卯珪直抵其所居悅跋城

考之載記悅跋城卽代來城也

衛辰父子出走壬辰分

遣諸將輕騎追之將軍伊謂禽方侯提於木根山

木根山在五原河西

爲其部下所殺十二月珪軍於鹽池

漢地理志五原郡廣立縣有鹽池在鹽池在鹽州北

誅衛辰宗黨五千餘人皆投尸於河自河以南

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

辰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

薛干部

薛干部十六國春秋作脫干部皆書載記亦同

珪使人求之

薛干部帥太悉伏

儒考太悉伏十六國春秋及舊唐書載記作他斗伏

欲縛送勃勃于魏太

悉伏兄子阿利諫曰鳥雀投人尙宜濟免况勃勃國破家亡歸命

於我縱不能救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殊非仁者之器太悉

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勃勃集勃勃於路送之於塞 戊

申燕主垂如督口

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苻如陰密以拒之謂

太子與曰苟開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而誅之嚙果見與於長

安與使尹綽讓而誅之長敗登於安定城東登退據路承堡人姓

名榮坐自守長遣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姓長弟追諡

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半太過耳將軍謂先自固而不妄長笑曰

吾不如也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

十萬之眾與天下爭衡望塵而進前無橫陳二也溫古知今講論

道藝駕馭英雄收羅僞翼三也董帥大眾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履

險若夷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羣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

耳羣臣咸稱萬歲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七終